

春花夕拾

偶尔回乡祭祀,路过那棵椿树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人和事,想起逝去的长辈,想起小时候的玩伴,想起时光洪流之中一些细枝末节的碎片。

椿 树

■ 杜华辉

以前,我的老家有旧俗,谁家生了孩子,就在自家院子里或者田野里种一棵树。小孩子和树苗一起成长,虽然两者之间最终也没什么关联,但细想起来,还是觉得蛮奇妙的。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种下的是一棵椿树,在村庄后面的麦场上。一整片田地被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,分属于不同人家,在一片如“品”字一样三片麦场交接的最中间的分界点上,就是那棵椿树的位置。那片麦场上只有这一棵树,因此显得有些独特。

椿树生长特别缓慢,不像桐树,三四年就能长成一搂粗的大树,椿树生长了七八年,才如碗口粗细。那时候农村的树很多,人们也想不起去修剪,就任其自由生长。但这棵椿树不同,它生长在三片麦场的正中间,而麦场在夏收之后就会变成菜田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,树荫会随着太阳的运动将树荫如时针般转到每一家麦

场上。被树荫遮挡了阳光的地方,蔬菜生长就会缓慢且发黄。因此,这棵树每年都会被人修剪,当别的树都扭扭曲曲枝丫横溢长出奇怪造型的时候,这棵椿树挺拔笔直,高挑的树杆上顶着一朵伞状的树冠,远远望去,格外漂亮。

我是七八岁的时候才认识这棵树的。那时候,我刚学会帮家人干农活儿。夏收之前,麦场上的农作物都会被清理干净,用铁锹将土地翻起,敲打成粉末。然后用碌碡一遍一遍碾得瓷实而又平坦,洒上水,晾一晚上。第二天早晨先撒满一层麦草灰,再用碌碡一遍一遍碾压。等到湿润的地面光滑得没有一丝缝隙与颗粒的时候,打麦子的场地就成了。

麦子在地里收割,被捆成树桩一般,孩子们用架子车将麦捆拉回来,一捆一捆立在麦场边缘。三家麦场分界的土梁被压平,孩子们便默契地以椿树为界。三户人家的麦子围绕着那棵椿树一字排开,麦捆宛如冲锋陷阵的士兵,中间高耸的椿树却像英姿英发的将

军,威严得让人不敢靠近,场面蔚为壮观。

麦子收割完毕。所有的麦捆都集中在麦场。选一个万里无云日头毒辣的日子,便要开始碾麦子。清晨,男人踱着步子悠闲地走进麦捆的阵营,随手拿起一捆麦子放在自家麦场正中间的位置。孩子们便将树下的麦捆一捆一捆拎过去,解开麦捆的束腰,围绕着中心那捆麦子将麦穗摊成一个圆形。所有麦子都被摊开之后,便有拖拉机拖着一个碌碡在上面奔驰碾压。麦衣被碾碎,麦秆被碾平,麦粒在麦草之间纷纷脱落。

炎炎夏日,空气都像被煮沸了一样,拖拉机飞过时扬起的尘土与粉末呛得人退避三舍。这时,大人和小孩便会一起坐在这棵椿树的树荫下,一边喝茶,一边看拖拉机在麦场上奔跑。偶尔一阵风来,头顶的椿树枝叶拂动,清凉入脾,让人不由得赞叹,麦场上有这棵树真好。后来,当收割机涌进田野,麦场失去了它的功用之后,那棵树依旧挺拔地

伫立在那里。

天长日久,少有人亲近,那棵树便也出现了问题。有一天,父亲闲转到那棵树下,发现椿树生了病虫。找了人,搭了梯子爬上去,将生病和虫蛀的树枝砍掉,又喷洒了防治病虫害的药。在清理砍下的枝叶时,父亲忽然心念一动,他想起这棵树是我出生时他亲手种的,宛如我的本命树一般。他便忐忑地拿起手机给我打电话,问我,最近有没有好好上班?身体好着没?而那时,我正在经历一场重病。但我在电话里还是装作无事人,告诉他自己上班很忙,一切都好。

父亲去世后,老家彻底被荒着了。偶尔回去祭祀,路过那棵椿树的时候,就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人和事,想起逝去的长辈,想起小时候的玩伴,想起时光洪流之中一些细枝末节的碎片。那棵椿树是不是本命树并不重要,我只是希望它能一直茂盛地成长下去。因为很多事情,除了我之外,也只有它记得了。

素色清欢

我有一个愿望,就是莲奶奶不再去种菜、卖菜了,过年的时候,也可以来陪我娘打打牌。

■ 刘诚龙

回到老家,我很有感慨,其中一个感慨是,地干净多了。马路边上,有很多绿色垃圾箱,每家每户门前,都是干干净净。以前回家,得跳着舞走路,生怕踩着鸡屎鸭粪的地雷,现在不怕了。

之前,听回乡的兄弟说,现在农村鸡鸭也不能放养,得圈养,兄弟们有所非议,圈养的鸡鸭还是土鸡土鸭吗?现在倒是觉得圈养好些,让乡道与阶檐有街道一般的光亮。我娘养了二三十只鸡,都是钢丝网圈着,鸡鸭们活动范围是小了,鸡鸭们吃的东西却并没改变,我娘去割草、摘菜来喂鸡鸭,鸡鸭依然有土鸡土鸭的鲜甜与醇厚。

与此同时,农村的房子也漂亮了,住土砖房的基本没有,住红砖房的也越发少了,很多都是里外贴瓷砖,房间格局也和城里的房屋无二致,或无城里的精致,却比城里更宽展。

打牌依然是乡亲们娱乐老节目,每到过年,乡亲们便放下锄头,放下扁担,围坐一起,搓几圈。自然,打棋牌的居多,字牌是湖南农村的老项目。我娘80多岁了,常常和我90多岁的伯母摸几把。我堂客回到家,在客厅看电视,我娘便喊:“伯母来了,喊你打牌呢。”我堂客不会打,却也会去陪陪老人家。

每年回家,都是匆匆去,匆匆回,院子里一半二三十岁的伢子,都不认得了,得说是谁谁的崽,才想起来,确实和谁谁蛮像。一位叫涅槃的,却是蛮熟悉,涅槃是他的外号,自小到大,院子里的人都这么喊。

涅槃大我20来岁,70多岁了,按辈分应叫他叔,可是从小喊惯了,还是喊涅槃,也不见他恼,乡亲没那么多客套,喊外号反而更亲切些。前些年我就知道,涅槃与他的兄弟都没娶上堂客,当年他家实在太穷,媒婆倒是给他做了很多次媒,却没人愿意上门。而他现在也还是独自一人。

“要养什么崽咯,政府比崽靠得住。”涅槃说他现在吃上了低保,每月有些钱,白菜、萝卜自己种,还有几分田种些水稻,自己吃够用了,平时到外面打些零工还能增加些收入。现在农村打零工,工资确实不低,至少百七八,若是技术工,比如漆匠瓦匠木匠,会上两百多。涅槃说,他老弟去年满70岁,也没讨婆娘,如今也吃低保。

两个月前,我与堂客去一个叫水溪的地方散步,我们曾经在那里教过六七年书。水溪,是一个小镇,上三里下三里的乡亲,常来这里赶集,也算比较热闹的所在。当年的吊脚楼都没了,随之而兴起的,多是瓷砖楼房,马路宽展了些。但平时还是蛮拥挤的,年底更是。小街两旁,摆满了年货,红灯笼高高挂,把乡下的春节气氛渲染得红红火火。

穿行在小集市里,却是无人识,这状态其实也是蛮好的,不用一个个打招呼,拉家常,可以自由自在穿行在乡情乡韵中。我堂客想买一些萝卜白菜,吃多了大鱼大肉,想吃些蔬菜慰籍肠胃。忽然听到一句:你是泰蛮家的儿媳妇吧?蛮,叔也。我老爹在院子里,大家叫他泰蛮。我堂客也认出了老人家,那是莲奶奶。堂客连忙应承,连连喊了几声。

莲奶奶在卖菜,旁边放着一担簸箕,簸箕里有白菜,有萝卜,有芹菜,白菜包得圆,里面白白嫩嫩的,萝卜也是长得好,白白胖胖,其他的菜,青青绿绿,水水灵灵。莲奶奶,满脸皱纹。我堂客问,莲奶奶您80多了吧,还在种菜,卖菜啊。莲奶奶接过话来:我都93岁了。

这么大年纪了,居然还种菜,还挑着担,走五六里路到集市买卖。一面感慨老人家身体好,一面也有点心疼。我便问:莲奶奶,您老人家不用太辛苦了,现在政策好,政府有低保,您就不用这么累了啊。莲奶奶的回答却让我特别吃惊:“我没吃低保,我自己种菜、自己卖菜,吃的是我自己的‘菜保’呢!”

莲奶奶的两个崽,其中一个就是涅槃。

我堂客买了白菜,莲奶奶给算了一下,11块钱,堂客给了20块,走了,莲奶奶踮着小脚,还要我堂客钱,我堂客一直摆手,示意莲奶奶别追,莲奶奶赶不上,只好作罢。

我堂客很想帮帮莲奶奶,叫我打电话找人问问老太太是否也可以吃低保,莲奶奶自己倒并不太在意。可是她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晃呀晃,我的耳边也一直回荡着那句“吃的是我自己的‘菜保’呢!”

我有一个愿望,就是过年的时候,莲奶奶可以来陪我娘打打牌。

园 林

徐建军摄



转瞬幸福

路边的鲜花娇艳抢眼,引来蝴蝶翩翩,美好的故事只有良心与良知可以书写,门把手上的红樱桃,很甜,很甜!想想就让我心灵震撼!我敬爹我爱娘,同时我也深深爱着黄土地上的家乡。

门把手上樱桃红

婚成了家就不能与爹娘住在一起?为什么非隔着路堵着门?就是这道门隔开了母子情。

“快,走!这么远的路,咱赶紧找娘去!”妻子边披衣服边拽着我,“都怨我,实际上咱也不差钱,早知道不管它贵贱,昨晚咱买点送回家就好了,路上车来车往的,咱娘,真傻!这么远何苦呢?想想咱缺什么?!”妻子的语音满是惭愧。

我开着车眼睛就像是长了翅膀,妻子与我一样边走边看着路旁的一个个老人,我们在找娘,在找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饱经风霜的老人。

车在走,泪在流,眼睛在搜寻。路上没有找到娘,不一会儿工夫便到了老家的小山村,家的路口就在峰山东侧的山下,峰山是一个美丽的花园,此刻杏花开了一串串,在阳光下张着笑脸。“快!你看,咱娘!”妻子的眼尖,她远远地看见了娘。此时的娘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,胳膊上戴着红色的胳膊箍,满脸的汗珠子。

“娘!娘!您怎么不敲门就走?”我停下车急切地奔过去,而此时的娘站起身子,岁月的原因娘的背驼了,她用手打着眼罩在端详着我。我赶紧上前,紧紧握着娘的手,眼泪流了下来。

“看你这孩子,娘好好的哭什么?怕影响你们休息,孩子上学不容易,我就把樱桃挂在门把手上走了,那樱桃娘尝了尝,甜着呢!岁数大了睡不着就起得早,这不回来还帮着你表嫂秧了好几垄土豆呢!”娘笑着擦了一把汗,“您爹挂念我找过来,来得挺巧!他干着我歇一会儿。”

顺着娘的手指,我朝路东看去,此时的爹抱着锄头,在刨着土划着沟,而村里邻居表嫂子在浇着水,随着浇水接着将土豆种埋在土里。

“表弟,弟妹!回来了!三姑与姑父真好!轮换着帮我秧土豆呢!”表嫂的脸上满是感激,爹与娘是一个村,表嫂是娘的邻居也是一个远亲。

“您娘出门也不带手机,真是个大老马(粗心),我怕出事就找过来,没想到她早回来了。”爹停下锄头歇了歇,“没办法!我就替您娘帮着干吧!”爹是一个实在人,他平常话不多,但常说些动听的话,他为了我们把腰都累弯了,从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爹就是个锅腰子,人就像一张弓,但

■ 徐全启

晚饭后与妻儿散步,青岛市黄岛区新华路上依旧灯火辉煌,仍像年里的喜气洋洋,同时像是在描述着春节的红红火火,年悄悄而过,春天已含笑而来。

路边卖水果的大嫂看到我们走过来,扯着嗓子喊“樱桃了,又大又甜的新鲜樱桃呢!”

“爸爸,买点给爷爷奶奶吧,我记得他们都爱吃红樱桃!”儿子拽着我的手试探着问。

“多少钱一斤?”妻子好像要买的樣子。

“80元一斤!新鲜货!”大嫂的话里没有丝毫讲价的余地。

“哦!怎么这么贵?估计都是棚里的!估计咱峰山上的樱桃再有一个多月就能吃到了。”妻子边拽着儿子走,边向我嘟囔着。

妻子提到峰山的樱桃树,让我想到了八里外山下小山村里住着的爹娘。

早晨,儿子吃饭后背上书包急匆匆开门去上学,“哗!哗啦啦!”门半开着,门把手上挂着红色的塑料包,此时包半挂半躺。

“爸爸,谁把红樱桃挂在门上了?噢!还有纸条在包里呢!”儿子边说边拿出纸条读起来,“是奶奶送的!这么远,爸爸你快给奶奶打电话问问她现在到哪儿啦!”儿子的眼里满是着急。我心急火燎地拨通了电话,电话里却是爹苍老的声音,爹与娘从来用一个手机,难道两人一起来的?

“你说什么?樱桃?那是邻居强子送的,当年他家穷你娘借钱帮他上的学,人家一直心里想着,逢年过节啥的从没忘记,有什么好吃的不管贵贱都送给我们。什么?什么?你门上挂着?”爹的声音有点着急,“哎呀!您娘来!怪不得一大早没见着,是舍不得吃给你们了!到到现在也没回来呢!”

“什么?还没回去?爹!娘没回?”我的鼻子立马有酸楚的感觉,我看着门把手上半挂着的樱桃包眼泪朦胧,洒落在地上的红樱桃闪着良心的红光在看我,就像是娘期盼的眼睛,我木然站在门口,我在想若没有这门该多好,为什么人结了

草木缘情

紫云英的启示,给我的震动是难忘的。人们啊,该去掉一些可怕的偏见了,否则,怎能在这俗的尘封中,真正认识美、扶植美呢?

紫 云 英

■ 周光华

乍暖还寒,郊外清寂寂的。刚踏上通向友人家的那条乡间土路,蓦地竟看到了大片大片耀眼的紫色。这纯情般灼亮田野的色泽,愈向远去愈艳得深沉,使你直觉得它是铺在平畴之上巧手织就的彩绸。我驻足俯身细看。哦,是花!由浅至深的紫色花瓣,抱合成舒翅的蝴蝶,翩翩轻落在乳白色根茎、椭圆形绿叶之上,夕辉映照下显得清秀、潇洒,透露出勃勃生机。它们一丛丛、一丛丛生长,或随小路延伸,或依田埂起伏,或在田野成片地蔓延,像一幅出自丹青高手的长卷,馈赠给黄土地以簇簇亮色。有了这一方大自然的杰作,连近旁的树林、前方的农舍、道路和道路上赶路的人们也都沉浸在紫气氤氲的梦幻之中……

这种花,我在许多人家的庭院、阳台上的盆景中从未见过,在公园、花园的花卉姐妹群中也未见过。

它们是谁?它们从哪里来?为什么那些大雅之堂上见不到它们的身影?

一位农村大娘挽着篮子走过来了。

我和她聊了起来:“这叫什么花?”

“紫云英。”

“哦,多好的名字!”

“这种花遍地都有。贱啦,算不上花的,只能翻到田里做做肥料!”

大娘的回答似很平淡。

但在我的心中引起的回响,却是沉重的。

生长得多,能做肥料,就贱吗?

不,这“能做肥料”的解答,便令我向往。

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徜徉在它们身边,想更亲近地观赏。确实,它们不像一些“名花”那样妩媚,也少了一些“佳卉”的娉婷,然而,它们丰实而繁茂的身姿却自有别样的风韵和俏丽。世界大千,紫云英不慕繁华,也不在意人们是否投以青睐。别人冷淡也罢,鄙视也罢,它们总是那般自持,那般忠贞,紧紧地贴身于田野和大地。无论凌厉的霜风吹来,还是飘泼的暴雨浇来,它们都能蓬蓬勃勃地展瓣吐芳,用明净的紫色去点缀广袤的原野,把淡淡的清香融进无比清新的空气里。紫云英开得寂寂,生长得默默无闻,倘若你要问它们的生存价值,它们是不会作答的,然而它们自有执着的追求。为了生活的甜蜜,为了大地的丰收,它们把自己的全部血肉化作庄稼的养分,而毫无怨言。

久久地注视它们,心头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紫云英的风格是这样平凡而又高洁。它既有观赏价值,又有实用价值,实在有双倍的美丽。在大自然的史册上,能够有这样的存在,当属莫大的高贵了。何“贱”之有!

紫云英的启示,给我的震动是难忘的。难道生长得多,奉献得多就被视为“贱”吗?人们啊,该去掉一些可怕的偏见了,否则,怎能在这俗的尘封中,真正认识美、扶植美呢?